



辯證唯物論諸問題



米丁院士等著

新知識出版社

辯證唯物論諸問題

米丁院士等著

祝百英等譯

新知識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上海

ВОПРОСЫ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ОГО

МАТЕРИАЛИЗМ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51

根據蘇聯科學院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版譯出

2626/09

辯證唯物論諸問題

(蘇)米丁院士等著

祝百英等譯

*

新知識出版社出版

(上海湖南路9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5號

上海大新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 14 1/8 字數:322,000

1954年1月作家書屋出版社第1版第4次印刷(1—16,010本)

1956年1月新1版 1956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數: 5,601—10,500本

統一書號: 2076·3

定 價: (7)1.40元

出版者的話

本書爲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И·И·諾溫斯基、С·А·彼得魯舍夫斯基和В·П·契爾特柯夫主編的哲學論文集，由М·Б·米丁院士等執筆，於一九五一年由蘇聯科學院出版局出版。

本書不僅討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般原理，而且以更大的篇幅，更重的分量，探討現代自然科學各部門的辯證唯物論原理，批判公開出現或秘密隱藏在自然科學部門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在自然科學方面，一如在社會科學方面，一向是進行着唯物論和唯心論的鬥爭，即先進的真正科學思想和反動的虛偽科學思想的尖銳鬥爭。在辯證唯物論者，宇宙間的一切是物質的，可知的，只有我們今天知識能力上所未知道的東西，而沒有永遠爲人所不可知道的東西。而唯心論者和形而上學的唯物論者則相反，認爲宇宙的秘奧是不可知的，人的知識所能達到的界限有其一定的限度；甚至還有人荒謬到這個程度，彷彿一切物質的東西，只是存在於我們的意識、感覺、觀念之中的某種幻象而已。辯證唯物論者認爲物質宇宙有其嚴格的客觀規律性，而唯心論者和形而上學的唯物論者則硬說在廣大的現實領域中，盲目的偶然性佔完全的統治地位。形而上學的自然科學家和資產階級哲學家所以宣傳這種無定論和神秘思想，並不是簡單地由於其知識的淺陋和觀念的陳舊，而是在政治上有其一定的危險目的的，即在物質世界的發展中既無不以我們的意識爲轉移的客觀規律性可言，則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自然也不會

有無產階級必然代替資產階級掌握政權的這種客觀歷史發展的規律性了。所以，在科學思想領域內辯證唯物論和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的唯物論之不可調和的鬥爭，就是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的反映和表現。這一尖銳的思想鬥爭，在本書的各個專題討論中，有其深刻具體的反映。同時，在這些討論中，也充分證明，無產階級科學已登上爲過去和現在的資產階級科學所望塵莫及的歷史的新高峯。

本書過去由作家書屋出版過，現在該書的版權已轉至我社，現由我社重版，我們感到本書對於同我國資產階級哲學思想和科學思想遺毒鬥爭的意義上，對於幫助我國知識分子的自我思想改造的意義上，甚至在提高我們的先進科學思想水平的意義上，都有其一定的作用和幫助的。

編 者 言

這本提請讀者注意的書，是一本論文集，闡明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法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論的諸問題。

這些文章的作者們，於分析社會生活現象和現代自然科學時，揭示辯證唯物論的基本原理，即我黨的宇宙觀、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

在本論文集中，並沒有論述到辯證唯物論的所有基本問題，不過所研究的問題，是以各種不同的完備程度，加以分析的。但是編輯方面仍舊認為，本文集對於宣傳員、高等學校教師和自修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有裨益的。

最大部分的文章，是專為本文集而寫的，並且是第一次發表。

在編成這本文集時，參加的有莫斯科及其他城市，如：基輔、斯維特洛夫斯克、塔什干、加里寧、頓河羅斯托夫的哲學工作者。

目 錄

斯大林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寶庫中的天才新貢獻·····	1
斯大林論歷史事變鏈索中的基本環節·····	22
關於對立的統一和鬥爭之爲發展過程的內在內容問題·····	58
在馬克思“資本論”中的唯物辯證法和認識論問題·····	83
宇宙的物質性及其發展的規律性·····	123
現代物理學中唯物論反對唯心論的鬥爭·····	153
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問題·····	187
馬克思列寧主義論真理·····	209
馬克思列寧主義論認識中的實踐作用·····	234
物質與意識·····	265
列寧主義反映論中的感覺問題·····	304
巴甫洛夫的學說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映論·····	330
論米丘林生物學的辯證唯物論基礎·····	367
魏斯曼—莫爾根主義哲學基礎的批判·····	399
科學——偶然性的敵人·····	423

斯大林在馬克思列寧主義 理論寶庫中的天才新貢獻

斯大林同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一文，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中、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發展中的新貢獻，並標誌出真正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開端。

斯大林的卓越的新著作，不僅是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人民政治思想生活中的大事，而且也是世界上所有共產黨和工人黨政治思想生活中的大事。

斯大林同志的著作，對於語言學，具有特別偉大的意義，因為這一著作，對於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進一步研究語言科學中的一切問題，奠定了基礎。斯大林的天才作品是語言學中的轉捩點；這一作品包含語言科學中所有最重要的問題，從確定語言實質和語言性質的一般問題、語言結構及其組成因素、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的特性、及語言發展中所發生的變化開始，到語言學上許多個別專門問題為止。斯大林的著作，對於語言的全民性問題，對於民族語言、全民語言和地方方言及階級同行語問題，提出明確完密的答案。在這一著作中，批評了關於語言之為上層建築、語言的“階級性”等不正確的虛偽的理論。

斯大林同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的作品，在語言學者前面，打開最廣泛的可能性，以進一步有效地研究語言科學上的一切細節。

只有注意到，斯大林的新著作是根據斯大林同志過去的天才創作而發生的，而這些創作，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向前推進到很遠很遠，並且是科學地綜合共產主義的世界經驗，——只有這樣，才能了解斯大林新著作中所提出和解決語言學方面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問題的全部深度。

在“論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一文中，斯大林說明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法、哲學唯物論和唯物史觀的基本問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提高到新的高級階段。在這一天才著作中，斯大林研究關於社會物質生活諸條件問題，關於社會經濟制度問題，關於社會意識的作用，關於前進思想和政治制度，在一般社會發展中、特別是在社會革命的時代中所起的作用問題。斯大林同志關於語言、關於基礎與上層建築、關於舊質狀況無爆發地過渡到不分敵對階級的社會中的新質狀況、關於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關於必須對書獃子見解和死啃書本主義作無情的鬥爭之新原理，就是在“論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著作中所說明的觀念之進一步充實和發展。現在這一經典理論著作，又以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卓越的新概括來予以補充。

如果不把斯大林同志的新原理，與他對於民族問題以及特別對於語言學問題的過去的原理、觀念和主張，聯繫起來研究，則不能深刻地了解和領會他關於語言學問題的新原理的，不能了解這些新原理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中所貢獻的新進步的。只有這樣的分析，才能夠確定斯大林同志的新著作和他的過去作品間的密切邏輯關係，才能夠研究出現在所提出來的新東西，才能夠懂得包含在斯大林同志這一著作中的內容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中的天才新貢獻。

斯大林同志對於語言問題，始終認為有重大的意義，並且加以

認真的注意。早在一九〇四年寫作的早期作品“社會民主黨怎樣理解民族問題？”一文中，在評述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綱領關於民族問題的各點時，斯大林同志就指出：“語言是發展和鬥爭的工具。”俄羅斯無產階級的利益，要求各民族的無產階級，有使用其本民族語言的全權。斯大林同志在其經典著作“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一九一三年）中，說明關於民族問題的布爾什維克理論和綱領，並以俄羅斯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理論，尖銳地對抗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派鮑威爾和倫納爾的唯心論的、修正派的民族理論。在這一著作中，對於語言問題是加以很大注意的。

當時斯大林同志曾經研究關於語言的共同性之爲民族必要特徵之一的很重要的問題。在四個基本的必需的民族特徵之中，即在語言的共同性、地域的共同性、經濟生活的共同性、表現於民族文化特點的心理狀況的共同性之中，斯大林稱語言的共同性爲首要的共同性。他指出，如果某一民族的所有人們沒有共同的語言，就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民族的共同性。

斯大林同志指示說，例如，如果共同語言不是每一國家所必需，則對於每一民族，共同語言却是完全必需的。因此，某一民族所有人們之有語言的共同性，是表徵民族特徵的最重要原理之一。從這一點就已經可以見到，斯大林同志約在四十年以前，已經認爲統一的民族語言是具有怎樣的意義。斯大林同志特別注意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後時期及蘇維埃多民族社會主義國家建設時期的語言問題。

十月革命奠定我國各民族的完全平等及各民族語言的完全平等。布爾什維克黨、列寧和斯大林，對於各種民族廣大人民羣衆所說的本民族語言，始終視作人民大眾文化發展、經濟發展和政治高潮的有力工具。因此，布爾什維克黨在其實際行動中，由於深深地

尊重所有民族的權利、文化和語言，就建立起最有利的條件，以發展這些語言的文化，以豐富並發展這些語言的本身。

斯大林同志寫道：“……千百萬人民羣衆只有使用本民族語言才能在文化、政治和經濟發展方面獲得巨大的進步。”斯大林同志還指示說：“……黨認為必須幫助我國各個已經復興的民族完全站立起來，振興和發展自己的民族文化，興辦使用本民族語言的學校、劇院和其他文化機關，……”^①

在蘇聯，由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由於實行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的結果，過去的被壓迫民族，就非常迅速的提高了自己，挺起了肩膀，以暴風雨般的速度發展了民族形式和社會主義內容的文化。廣泛展開了語言的建立工作；爲過去沒有文字的民族創造出文字和字母；在創造文學語言方面，在爲許多民族編訂文法和字彙方面，曾經做了巨大的工作。我們無限廣大的國家的許多民族，只在十月革命之後，才第一次獲得其本族文字（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寧族人、愛文克人等）；在蘇維埃政權存在的時期中，曾製定了六十七種民族字母（阿凡爾、阿巴辛、土文、寧族、楚高脫等字母）。這些現象的根本意義，是非常重大的：這是表示社會主義是帶給廣大的人民羣衆，以如何良好的生氣勃勃的成就。

斯大林同志教導說，各民族之革命地改造爲社會主義民族，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民族發展的基本規律。可是，這並不是說，它們的語言，必須作革命的改造。反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各民族原有語言的全面發展，表徵出民族社會主義改造的特點。

斯大林同志在其著作中，特別在其一九二九年出版的“民族問題和列寧主義”著作中，強調指出民族語言的穩定性。斯大林同志

① “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三五三頁。人民出版社中譯本，第十一卷，第三〇五頁和第三〇三頁。

寫道：“……民族和民族語言的特點是具有非常的穩定性以及對同化政策的巨大抗拒力。土耳其的同化主義者（所有同化主義者中最殘酷的一種）蹂躪和摧殘巴爾幹各民族達幾百年，但是他們不僅沒有能够消滅這些民族，反而不得不投降了。沙皇俄國的俄羅斯化主義者和普魯士德國的日耳曼化主義者，其殘酷幾乎不亞於土耳其同化主義者，他們摧殘和蹂躪波蘭民族有一百多年，正如波斯和土耳其的同化主義者摧殘、蹂躪和戕害阿爾明尼亞民族和格魯吉亞民族達幾百年一樣，但是他們不僅沒有能够消滅這些民族，反而也不得不投降了。”^① 斯大林同志強調民族語言抵抗統治民族對被壓迫民族所常常推行的同化政策的非常穩定性和巨大抗拒力量。

斯大林同志提出並且制訂出在蘇維埃制度下民族和民族文化發展的性質之最重要的原理。他表述著名的民族形式和社會主義內容的蘇聯民族文化發展的原理。斯大林同志說：“……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是社會主義內容和民族形式的民族文化的繁榮時期。……”^② 斯大林同志批評民族問題方面的偏向派時，指出“他們顯然不懂得，民族文化的發展，是應當以推行和奠定用民族語言的義務初級教育的方法，以新的力量發展之”。^③

斯大林同志關於語言學中的馬克思主義問題的新著作，不僅是天才地進一步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而且同時還是在語言科學發展中、在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進一步發展中所作的天才的新的一步。這裏還必須指出，斯大林同志關於語言學中馬克思主義問題的著作，是由蘇維埃語言學發展上的成熟要求所引起的。因而應當注意下列各點。

① “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三四七——三四八頁。人民出版社中譯本，第十一卷，第二九九頁。

② “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三六八頁。

③ “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三六八頁。

第一，發現語言學遠落在社會主義建設要求、落在共產主義建設時期中語言科學所面臨的任務之後，在向這方面知識提出特別高度要求之時，這一科學却表現停滯不進。要知道就在目前，在我國共產主義建設正在進行之時，各民族的創造力正在蓬勃發展之時，在民族形式和社會主義內容的文化正在蘇聯蓬勃繁榮之時，成爲科學的語言學的落後，是阻擋我國語言建設前進的障礙物，並且使語言建設上的巨大經驗沒有正確概括的可能。

第二，在蘇維埃語言學中流行着不正確的、錯誤的馬爾理論，它庸俗地歪曲馬克思主義；這種理論，實際上是歸結到否定研究語言的民族獨立性、語言的民族性質的特異性、連同偉大俄羅斯語言的歷史和民族獨立性的必要性；這種理論的特點，又在於輕視文法在語言中的作用，因此就阻礙在中小學中以及大學中，安排正確的語言學的研究。

最後，第三，就是在語言學機關中所形成的不可容忍的制度，不保證正常條件以發揚青年科學力量的制度，赤裸裸的命令主義、忘却批評和自我批評、對於僅僅想要批評馬爾的“語言新學說”或其信徒的人們採取不擇手段的組織措施的制度。斯大林同志稱這種制度爲軍閥式的統治制度。

在這方面知識中所建立的這種情勢，需要嚴加干涉。由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斯大林同志本人主動，宣佈在“真理”報的篇幅中作語言學問題的廣泛自由的討論。在這一討論的時間中，所有在語言學方面工作的科學工作人員，都獲得充分可能，以自由發言，提出他們所注意的一切問題，評述語言學中的情況，指出脫離這一科學所處的這種停頓狀態的出路。在討論過程中，斯大林同志發表關於語言學的天才著作，打開了這方面知識的新紀元。

*

*

*

首先應當注意斯大林同志在其新作品中所說明的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特點，它們的社會作用，它們的相互關係。

斯大林同志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著作中，說明並且更精確化了“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概念。他指明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終久將決定社會的面貌，社會的觀念、觀點和政治制度。他也指明，物質財富的生產方式，是社會物質生活條件體系中的主要動力。斯大林同志進一步發展歷史唯物論的理論時，在其論語言學的著作中，研討關於社會基礎和上層建築問題的一切細節，研討馬克思在當年所表述而在列寧著作中獲得進一步發展的這一問題。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的著名序言中，馬克思說明唯物史觀的實質，曾經用下列詞句表明基礎與上層建築：“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彼此間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本身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與他們當時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程度相適應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就組成爲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所賴以樹立起來而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其相適應的現實基礎。”①

由此可見，根據馬克思的話，組成社會經濟結構的生產關係的總和，也就是社會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建築起適應於這一基礎的法律和政治的上層建築。

斯大林同志寫道：“基礎是社會發展在每一階段上的社會經濟制度。上層建築是社會對於政治、法律、宗教、藝術、哲學的觀點，以及適合於這些觀點的政治法律等制度。”②

因此，社會的經濟制度，就是社會的基礎。經濟制度是生產關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一九四九年俄文版，第三二二頁。一九五四年莫斯科中文版，兩卷集，第一卷，第三四〇——三四一頁。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中譯本，第一頁。

係的總和，在這些生產關係中，表現着人們對於生產資料的關係，即統治着該社會中的財產關係。不言而喻的，生產關係是不可能與社會的物質生產力脫離關係的，因為生產，或者更正確些說，生產方式，就是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統一。基礎的概念具有一定的內容。這內容包括社會生產關係的總和。斯大林同志又強調基礎與上層建築定義中的歷史主義的原則。他說，基礎是“社會發展在每一階段上”的經濟制度，這就是說，不存在全部社會歷史所通有的單一基礎與單一上層建築。社會歷史是一個替換一個的各種社會經濟結構的歷史，因此也就是各種基礎和適應於這些基礎的各種上層建築的歷史。

在斯大林同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著作中，特別強調馬克思關於基礎的歷史過渡性的原理。

消滅舊基礎並且必然的代之以新基礎，這就是不變的歷史規律。這是與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發展，發生有機的關係。斯大林同志教導說，“生產關係不能過分長久落後於生產力底增長並和這一增長相矛盾，因為只有當生產關係適合於生產力底性質及狀況，並使生產力有發展餘地時，生產力才能盡量發展起來。”^①

基礎的變換，舊基礎之變換為新基礎，通常是由革命地推翻舊生產關係和建立新生產關係來完成的。無產階級在革命的階級鬥爭中，推翻並且消滅舊生產關係的體現者的剝削階級。但是舊基礎的消滅，決不是意味着全部生產的總破壞和消滅，而是說，以新生產方式代替舊生產方式。例如，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消滅，並不就是社會生產力的消滅，反之，而是生產力的解放與自由，是對生產力展開其發展的無限可能。

①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第一一七頁。人民出版社中譯本，第一六〇頁。

這一原理的最好例釋，就是蘇聯之建立與資本主義基礎根本不同的社會主義基礎，就是建立社會主義的新生產關係，完全適合於生產力性質的生產關係，而這種新生產關係的建立就產生最前進的最進步的生產方式。

斯大林同志指示說，每一基礎有其自己的上層建築。如果基礎變換了消滅了，則跟着就是其上層建築的變換和消滅。如果誕生了新基礎，則跟着的又是適合於新基礎的上層建築的誕生和發展。上層建築也和基礎一樣，是歷史過渡性的。上層建築是存在於該經濟基礎所存在的同一時代中，而在舊基礎消滅之時，上層建築也跟着消滅。

沒有任何一種經濟基礎，會存在於整個社會歷史過程之中，也沒有任何不變的上層建築。每一社會經濟結構，有其自己的基礎和上層建築。

在人類歷史中，基礎、即社會的經濟制度，是要變更的，因此上層建築也是要變更的。上面已經說過，上層建築是由基礎所產生的。基礎怎樣，上層建築也怎樣。但是認為上層建築在社會生活中僅起消極的作用，也是不正確的。斯大林同志指出上層建築的最有力的積極力量。他寫道：“上層建築是由基礎產生的，但這決不是說上層建築只是反映基礎，只是消極的，中立的，對自己基礎的命運、對階級的命運、對制度的性質漠不關心的。相反地，上層建築一出現後，就要成為極大的積極力量，積極幫助自己基礎的形成和鞏固，採取一切辦法幫助新制度來摧毀和消滅舊基礎與舊階級。”①

我們見到，上層建築對其基礎是發生服務的作用的。它在一定的基礎上生長起來，而其存在是為積極形成這一基礎，鞏固這一基礎，盡量促其繼續發展。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第七頁。人民出版社中譯本，第三頁。

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資產階級的哲學、道德、倫理、政治和法律觀念，及其相適應的資產階級的社會制度，是以鞏固和保障資產階級社會經濟制度爲任務的。在蘇聯，根據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所生長起來的社會主義上層建築，是以鞏固社會主義經濟爲任務，是盡量幫助社會主義經濟的前進及其發展的。大家知道，蘇聯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執行其任務並不算壞，它是社會主義社會最偉大的積極力量。

庸俗的唯物論者，否認上層建築的積極作用。孟什維克和俄羅斯“經濟主義者”宣傳“自發論”，壓低工人階級的鬥爭僅只限於經濟性質的要求，由此否認無產階級爭取政權的革命鬥爭的必要性。

社會主義的叛徒——考茨基派分子，發明“生產力”理論，枉然的企圖證明，由於資本主義生產的和平發展及“資本主義的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是會自動駕臨的。

列寧和斯大林的最偉大貢獻，是在乎他們揭穿了並粉碎了敵視工人階級專業的機會主義理論，指出了革命理論的全部偉大意義，革命理論的動員性、組織性和改造性的力量。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爲唯一科學理論的全部不變的力量，就是在乎這一理論把革命地改造社會的方法的明確觀念，提供給工人階級。

斯大林同志教導說，新的、前進的、革命的觀念，掌握了勞動階級的意識，就足以“組織和動員羣衆，羣衆團結成爲新的政治軍隊，建立起新的革命政權，並運用這個政權去用強力消滅生產關係方面的舊秩序而奠定新秩序。於是，自發的發展過程就讓位於人們自覺的活動，和平的發展就讓位於強力的變革，進化就讓位於革命”。①

斯大林指出：“基礎之所以創立上層建築，也就是爲了要使上

①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第一二五頁，人民出版社中譯本，第一七〇頁。